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MALIEZHYI
YANJIUZHILIAO

2

1988

总 第 52 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8年第2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05,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800
ISBN 7-01-000300-9/Z·24
定价 1.70 元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8年第2辑目录

(总第52辑)

- 马克思致格·莱茵兰德尔 周亮勋译 (1)
马克思致某书商 周亮勋译 (2)
马克思在伦敦时期的研究对制定他的使用价值
理论的意义 [民主德国]吉·施皮勒 (3)
章丽莉译
- 对所谓马克思“市民理论”的质疑
——沈越同志《“资产阶级权利”应译为
“市民权利”》一文商榷 刘焯星 (19)
“真理的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真理”
——论马克思从批判的哲学到对政治的批判的发展
..... [民主德国]威·舒芬豪威尔 (34)
鲁路译
- 布哈林和他的帝国主义论评介 商德文 (44)
苏联社会阶段划分理论发展的若干问题 帅永章 (56)
- 关于“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的研究论文选译**
- 在公有化过程中调节多种成分的经济的原则和方法 学思译 (71)
过渡时期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工业化问题
..... [苏] B·K·兹韦兹金 C·B·库利奇茨基 (71)
苏维埃国家的合作化政策 [苏] M·E·法因 (86)

- 调节私营商业和工业企业经营活动的阶段和方法 [苏]B·A·阿尔希波夫 (107)
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过程中过渡性经济形式的
利用问题 [苏]B·П·丹尼洛夫 (124)

文献和资料

- 莫泽斯·赫斯的十篇政论文章 王宏道译 (142)
关于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摘译) [苏]M·B·谢列布利雅科夫 (157)
岑川译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佩·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他 杜章智 (169)
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节译) [美]阿·古尔德纳 (188)
成少森 荣剑译
-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定不了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 石沛征 (205)
《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选载 (215)
特·阿多尔诺 李惠斌译 (223)
沃·本杰明 王吉胜译 (21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二) [德]卡·科尔施 (223)
杜章智译

简讯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研兵 (242)

书刊评介·书讯

- 《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的发展趋势》简介 徐秋 (245)

70705

《论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一书出版 禾子 (247)

读者·译者·编者

列宁讲过三种含义不同的国家消亡 张慕良 (248)

马克思致格·莱茵兰德尔^①

1859年3月4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您没有在家里找到我。我本应前些日子去看望您，可是我的好望角的妹夫^②来了。

如果您后天（3月6日星期六）到我们这里来吃饭（一点钟），那就不能不感激。这样我们有最好的机会一起安安静静地聊一聊。

致友好的问候。

卡尔·马克思

（周亮勋译）

① 此信载于《马克思故居丛书》第33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的不为人知的文献。第一部分：1840—1874年》。

格·弗·莱茵兰德尔1826年1月26日生于德国克劳茨纳赫附近的基恩，大概1850年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相识。他在那里一家商行工作。1857年在巴黎呆过。1860年在卡尔·福格特事件中帮助过马克思，向马克思提供德国冒险主义分子、普鲁士奸细约瑟夫·克列美尔（别名茹利安·舍尔瓦尔）的情况。在马克思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争论中，他也支持马克思。1862年他腿部骨折，离开伦敦回到家乡，加入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② 指约翰·卡尔·尤塔，马克思妹妹路易莎的丈夫，是南非开普敦的书商。1859年2月16日至22日，他在马克思家作客。

马克思致某书商^①

1863年7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请寄给我（1）刚出版的《关于移民报告》。^②（2）《关于供水报告》。^③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周亮勋译）

① 此信载于《马克思故居丛书》第33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的不为人知的文献。第一部分：1840—1874年》。

② 很可能指《侨民委员第23号总报告。1863年》，发表于《英国议会文件。1863年会议》第15卷。

③ 大概指《调查在印度的军队的卫生状况的皇家委员会委员的报告》，发表于《英国议会文件。1863年会议》第15卷。该报告收入有关英国在印度军队的健康状况的大量事实，其中也包括供水的情况。

马克思在伦敦时期的研究对制定 他的使用价值理论的意义

[民主德国]吉·施皮勒

马克思从1850年8月至1853年6月在伦敦重新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再一次对各门学科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观点和认识进行批判分析。这些经济学研究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制定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这些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是24本内容广泛的笔记本，即所谓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现在正准备在原文版第四部分首次全文发表。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明显地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此他也在价值理论和使用价值理论方面达到了重大的认识上的进步，这些认识上的进步是马克思通过批判各种各样的有时自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观点达到的。这些认识上的进步应该看作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新质阶段的准备阶段。

尽管各个摘录笔记本的内容主题不同，但还是可以看到马克思的重点。《伦敦笔记》中有若干基本论题很明显与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有关，虽然马克思事先没有明确地把这些基本论题看作是使用价值研究的内容，但是这些论题最终还是被纳入了使用价值研究的范围。

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更深入地探究已经把握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有其他一切矛盾都从属于这一基本矛盾)，与这一基本矛盾联系在一起的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中潜在地包含着的危机原因和这些原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把由他和恩格斯阐明并首次运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形式——内容的辩证法的哲学认识作为方法来应用。这种哲学认识使得有可能深入研究经济过程并揭示这一过程的矛盾。

因此，《伦敦笔记》指出了基本矛盾和危机的主要特征，最终——从前面提到的那些论题来看——在自身中包含着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及在具体细节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反复分析。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得出的认识是：不应该仅仅在范畴的历史发展中来研究范畴，而且应该根据这些范畴在生产方式内部具有的相互关系来评价范畴^①。这一认识是以马克思在40年代中期得出并且在《伦敦笔记》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基本认识^②为基础的。对各个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表明，马克思力图在经济范畴的总体上以及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中深入理解这些经济范畴的本质，以便重新证明，经济范畴是通过与一个有机的总结构的结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③的物质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的理论表现、抽象。马克思的分析和方法的这种历史逻辑性使我们有可能考虑“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④以及相应的对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次序安排评价或推导。

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对他在《伦敦笔记》中所分析的范畴始终是在这些范畴的矛盾的统一性中并且从质和量互为条件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加以考察的。

马克思在1847年于布鲁塞尔写的《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批判分析了蒲鲁东对范畴的看法：“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⑤。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重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45页。

② “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同上书，第27卷第482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144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12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要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不仅包含着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⑥的关系的最初阐述，而且首先还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⑦中明确提出和多次广泛论证的商品内在矛盾即最终在外在矛盾中、在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中得到表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的基础。

当然，为了揭示和阐明这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的关系，在 50 年代初还需进行广泛的研究，就象在《伦敦笔记》中所研究的那样。

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主要著作的重新摘录及马克思与这些理论叙述的明显区别特别在第八笔记本即所谓的“李嘉图摘录笔记”中可以看到。这个笔记本包含着马克思自己写的评注，成为后来马克思对这两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这一批判分析首先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了反映。

马克思在 50 年代初还不加评注地采用了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即“某种物品的效用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⑧的区分，这一点表明，马克思当时主要还是着眼于一般关系，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只是在《资本论》的最后草稿和《资本论》本身中才明确地对各个范畴作了详细的评价和分类。

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同时表明，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看法超过了斯密的有关看法，然而概念区分只是形式上的，李嘉图并没有认识到两个范畴的内在矛盾。

因此，虽然李嘉图把物的效用看成交换价值的前提，并认识到效用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效用对于交换价值来说虽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⑨，但是，两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仍然被掩盖着。这一

⑥ 参看上书，第 77 页。

⑦ 同上书，第 19 卷第 396 页及以下几页。

⑧ 同上书，第 44 卷第 90 页。

⑨ 同上。

点也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看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就不会具有交换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⑩。

但是，李嘉图的这些进了一步的见解也带有主观价值标准，他根据斯密的观点在价值决定中引进了产品的稀少性。“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⑪

因此毫无疑问，李嘉图在表述他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观点时并没有发现两个范畴之间的辩证法，也没有克服他的价值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数量考察方法。李嘉图的上述见解中有些思想也被边际效用理论家所利用，并且在今天还被他们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宣传市场经济。^⑫

李嘉图曾批判地评价过斯密的价值学说观点，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斯密的错误看法的原因。马克思认识到，这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进行的“双重任务”^⑬是他的错误的根源。“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把联系提出来。……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⑭

斯密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从外在特征出发，从而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马克思认

⑩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7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7页。

⑪ 同上。

⑫ 参看E·卡累尔：《国民经济学说概论》，1954年海德堡版第8页；H·列曼：《边际效用学说》，1968年柏林版第58页；H·迈斯纳：《没有前途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976年柏林版；F·贝伦斯：《政治经济学史纲》，1979年柏林版第3卷第185页及以下各页；J·A·熊彼特：《论计算问题》，1952年杜宾根版第329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2页。

⑭ 同上书，第181—182页。

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斯密所采用的“内在的”，而另一方面又是“外在的”分析方法。

李嘉图首先采用了新方法，从而得出了进一步的认识，包括他在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完成了的价值决定论中的进一步认识。李嘉图“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⑯

相反，斯密仍局限于他的价值观点，他的“双重任务”阻碍了他达到进一步的认识。虽然他认识到，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把价值在历史上的效用范围向前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换句话说，从简单商品的观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⑰

斯密的其他一些错误看法可以在他的“价值悖论”或者他的“价值二律背反”中看到。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表明，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或职能上的联系，也就是说，使用价值极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反之，交换价值极大的东西，使用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⑱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两位代表人物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观点的批评也许是随意进行的。但是，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强调了这样一点：斯密和李嘉图在形式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区分不仅掩盖了作为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的表现的使用价值

⑯ 同上书，第183页。

⑰ 同上书，第13卷第49页。

⑱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7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7页。

和价值的内在矛盾，而且忽视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是当时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

马克思深入研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法，深入研究这两个范畴与财富的关系的理论含义，是马克思完善了经济理论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一完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克思与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马克思在李嘉图摘录笔记本中所作的评注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评价。马克思在这些评注中写下了批判性的意见：“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⑯ 针对李嘉图把资本和它的使用价值实体混为一谈的情况，马克思进一步写道：“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⑰

这样，马克思达到了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个一般性命题，当然这个一般性命题在这里还是局限于资本，表现出资本的物质内容和它的社会形式，而没有明确地提到使用价值概念。

马克思通过这种方式才深入到资本主义矛盾的核心，马克思在他的成熟理论中把这些以商品的内在矛盾、以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矛盾表述为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

在《伦敦笔记》中已经可以看到上述思想的萌芽，马克思明确了关于使用价值的可交换性思想并把使用价值通过价值实现其可交换性确定为进一步的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他说：“(1)……推动更多的工人，(2)这就在与该部门进行交换的其他部门中引起相应的劳动。”^⑱

这些阐述同时包括对李嘉图财富观点的进一步批判，因为在李嘉图那里，“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而同时又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109 页。

^⑰ 同上书，第 111 页。

^⑱ 同上书，第 112 页。

不象地租的情况那样，一人的所得就是他人的所失。”^②

马克思由此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不是享受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提高交换价值，与此同时他也就说明，一方面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动力，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进步”。另一方面，马克思回过来利用他在“早期著作”的思想，把货币称为“一切纽带的纽带”^③，把它称为商品交换的媒介。马克思把这种职能性的称呼同带有阶级性的评价即货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目”的^④结合起来了。

此外，马克思的研究还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成为推动力量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交换价值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种不平衡发展，“一切冲突就发生了”，这些冲突在竞争条件下使产品（使用价值产品和价值产品）增加，从而是一切危机出现的基础。^⑤

由于区分了财富和资本，（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大大超过了李嘉图），马克思阐明了这样一点，即在使用不等量生产资本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超额利润，这一点在这里只是提到，在《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了论证和进一步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在第八笔记本中谈到差别的平均化时已经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使用价值诚然依旧增加，但资本却不再按同一比例增加了”。^⑥这里显然包含着重要的思想，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对增加使用价值起作用，但同时会降低单个产品的价值。这样，马克思再次指出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的职能和运动形式，从而加深了他在这一方面的认识。

马克思联系固定资本的生产力所作的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这些

^② 同上书，第 111 页。

^③ 同上书，第 42 卷第 153 页。

^④ 同上书，第 140 页。

^⑤ 参看上书，第 44 卷第 110 页。

^⑥ 同上书，第 111 页。

论述，表明了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以及流动资本相比而言的特征，也表明了不同资本对价值增值过程的影响。

当然，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不应评价过高。在《伦敦笔记》中固然有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在马克思的成熟的理论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又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和详细说明。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还没有完全按照价值和使用价值来作区分这一点也属于这种情况。^②

《伦敦笔记》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进步，是同对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愈来愈清楚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再一次确认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表述的认识^②，并且现在在批判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观点时进一步明确了这些认识。一个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的活动……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不取决于本身是商品的劳动，而取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③

马克思在没有说明生产劳动，也没提出具有历史局限性和联系的抽象形式劳动的情况下研究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意义。这些研究是《资本论》中论证的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节点）的重要基础，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规定的重要基础。

我们得出上述评价并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要是从使用价值和价值^④发展的量的比较出发进行论证，而质的区分在他的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还只限于提示，虽然这里对价值的规定已经作了初步的思考。

在李嘉图看来，价值表现为某种绝对的东西。相反，马克思则努力探讨价值的本质，而且首先也是在交换过程中研究价值。“如

^② 参看上书，第 91 页。

^③ 参看上书，第 4 卷第 88—90 页。

^④ 同上书，第 44 卷第 115—116 页。

^⑤ 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98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70 页。

果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即和某一第三个量相交换的商品数量的尺度，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价值尺度本身不是价值，不是被衡量之物，因而，为了能够衡量商品互相交换的数量，首先必须商品互相交换。因此，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⑧

《伦敦笔记》中的这些评注表明，马克思显然在 50 年代初就已经转向从质和量上对劳动进行分析，而且分析的范围比书面文字中可以看到的范围更宽。这一看法还可以通过下述事实来证实：马克思在李嘉图著作摘录笔记中已经对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商品和处在价值形成职能中的劳动作了区分。此外，从马克思对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⑨再一次的分析批判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为解决价值问题所作的努力。

马克思在第七个笔记本的斯密(威克菲尔德)著作摘录中详细分析了斯密的观点。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在这里找到了进一步弄清楚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的要点。^⑩ 斯密著作摘录中四个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加以限定的例子的对比也表明了这一点。

1. “资本与工人相比份额大，与生产领域相比份额小。”(工资份额高，工资总额也高，利润份额小，但利润总额大——例如美国)。

2. “资本与劳动相比份额大，与生产领域相比份额也大。”(高工资和低利润——例如革命战争结束时的法国)。

3. “资本与劳动相比份额小，与生产领域相比份额也小。”(低工资和高利润——例如孟加拉)。

4. “资本与劳动相比份额小，与生产领域相比份额大。”(低工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118 页。

^⑨ 参看马克思：《伦敦笔记》，第 7 笔记本原件。

^⑩ 参看上书，第 75 页及以下各页。

资和低利润——例如：热那亚、威尼斯、荷兰、英国）。^⑬

从不同方面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进行的反复研究使马克思得出以下结论，利润仅仅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然而它的源泉却要到生产过程中去寻找。由此，马克思在第八笔记本中分析威克菲尔德关于利润和工资的关系时才能确定，“工人从花费了 20 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 10 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⑭这样，马克思证明了，新价值分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所得的剩余物。由此马克思已经十分接近于认识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的特征，从而为在《资本论》中科学创立出能够证明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和生存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除了上面提到的同样在使用价值-价值辩证法基础上完成的以及涉及到这一辩证法的研究之外，还可以指出另一些研究，例如在第四笔记本对李嘉图货币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包含马克思自己写的评注以及关于货币职能的最初表述。与此同时还指出了使用价值的不同的物质化形式^⑮。

马克思在提出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作为交换手段、作为流通手段等等的使用价值属性后，分析了货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以及货币作为信贷货币和流动资金的作用^⑯，还批判分析了李嘉图在汇兑率和本位问题上的看法。这些货币理论的研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作了最后的理论加工。^⑰

与此同时马克思就有可能论证李嘉图没有解决的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货币与商品相对而言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象征性货币（货币替代物）与货币商品相对而言的相对独立性，并提出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⑱

^⑬ 参看上书，第 75 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141 页。

^⑮ 参看上书，第 73 页及以下几页。

^⑯ 参看上书，第 78 页。

^⑰ 参看上书，第 25 卷。

^⑱ 参看上书，第 13 卷第 160 页。